

## 第二十七章 王者歸來

”喬治，您有沒有找到辦法，繞過我不能去錫蘭，我朋友不能來上海，照樣取得我朋友的出庭証詞？”裡德焦急地問高易。這是一個星期后，裡德按照約定，重新出現在高易的律師事務所。

"是的，我找到了。"

"棒！"裡德雙手合擊，拍出一個響亮的掌聲。

"方法就在閣下身上。"

裡德在盼望好消息的興奮中，有點疑惑地望著高易。衣著講究格調的裡德，今天換了一身三件套的藍嗶嘰西裝，馬甲的口袋邊緣露出一段精巧的金表鏈，和紅底領帶上的金花配得很好。由於急著要知道高易有沒有找到把自己從官司裡開脫出來的好辦法，進門后，他沒有等待律師事務所男跟班的服務，直接穿著貂皮大衣進了會議室，然后脫下大衣呢帽，放在身邊的皮椅上。和一周前相比，高易覺得麗如銀行的董事臉容更加消瘦，盡管他身上仍散發出昂貴的香水味。

高易從會議桌的另一頭站起來，走到裡德這一頭，對后者稍微彎下身子，"我想請教閣下一個問題，請閣下用‘是’或者‘不是’回答。做得到嗎？"

"盡力而為。"

"您那位在錫蘭的咖啡種植園主朋友，他是4年前捲款離開寶順洋行的襄理山多士先生，‘是’還是‘不是’？"

一股冰涼的寒意從裡德的頸根卷到頭皮，好比一桶井水刷地澆入火爐，冒起滋滋青煙。裡德黝黑的臉上血色頓消，他從牙縫裡嘯出聲："喬治，你瘋了？還是趁人之危，故

意開我玩笑？！“

"這個名字冒犯您，隻是暫時的。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件案子朝更壞處發展，是不是閣下的願望？“

"當然是！”

"那麼，請回答我的問題，‘是’還是‘不是’？“

裡德張大嘴，一時不知說什麼好。但是他盡管不善於揣摩細節，卻能很快抓住關鍵，再次從牙縫裡嘯出聲音："你憑什麼認為他是山多士？“

"我有好幾樣証據，而且大都是閣下上禮拜自己提供的。不錯，真是閣下自己提供的。第一，從閣下那位種植咖啡的朋友信裡，我看出他是一位葡萄牙人，因為在預測氣候的字裡行間，他的英文裡混入了幾個葡萄牙文，比如說‘自然條件’裡的‘natural’（自然），他拼成‘natureza’；‘風調雨順會帶來慶祝咖啡豐收’裡的‘festival’（慶祝），他拼成‘festa’。這種英文與葡萄牙文的混搭，在工部局或英國領事館葡萄牙籍職員寫的便條裡經常發生，所以我可以斷定寫信給您的那位朋友是葡萄牙人。第二，山多士先生是4年前離開寶順洋行的，而您給我看的那些信，最早的日期是3年另七個月，剛好和他離開上海去錫蘭安頓下來的時間吻合。第三，您說那位朋友在上海有仇人，他不願意和英國法庭打交道，那就暗示他跟上海的西人社會有過節。第四，在上周閣下到我這裡來的同一天，出於運氣，我得到了一件直接指向山多士先生人在錫蘭的物証。請看這個，“高易走回會議桌的另一頭，在自己剛才坐過的椅子底下，拿出一個白色帆布包，然後從包裡取出他花5英鎊從李提馬泰那兒買來的那隻鹿皮手提箱，回到裡德的座位邊，將手提箱打開。

"請閣下看一看這些英文字母。”

高易指的是印在手提箱蓋子裡層，被刀子刮過，但是沒有刮干淨的幾個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

"對，這裡，還有這裡，“高易邊指邊說，”把這些字母拼起來就是‘Dent, Beale &

Co #51'。寶順洋行在1857年之前，除了顛地(Dent)家族，還有一個叫比爾(Beale)的合伙人。所以那個時候發給寶順洋行高級職員用作公務的手提箱都印上這樣的字母，而后面這個阿拉伯數字'51'是領取該手提箱的這位職員在洋行裡的職員號碼。根據當初顛地大班要我幫他追尋山多士時留給我的資料來看，山多士先生是1857年之前加入寶順洋行的，他的職員號碼是51號。所以，這隻手提箱就是山多士先生的。至於這隻手提箱怎麼最近會流落到科隆坡的地攤上，給我朋友撿便宜買到，是山多士先生遭偷遭搶了？這對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隻手提箱在科隆坡的出現，和閣下無意中提供的那些證據，匯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大紅箭頭，直指4年前離開寶順洋行的葡萄牙籍襄理山多士先生！閣下現在可以回答我最初的問題，‘是’還是‘不是’嗎？“

高易的話像來回拉鐵鋸一般一陣陣嵌入裡德的耳際，他頭脹欲裂，全身萎縮起來，胸膛急劇起伏，能聽到自己的心跳。今天踏進高易的律師事務所前，裡德雖然心情忐忑不定，不曉得高易有沒有替自己找到開脫官司的良策，但裡德是充滿希望的。租界裡多多少少麻煩的案子，都讓這個蘇格蘭律師擺平了，自己的案子會是例外嗎？作為一個南亞人，爬到一個跨國銀行的董事地位，裡德經歷過一般白人同行不曾經歷過的艱難。眾所周知，租界社會裡不知道存在著多少小圈子，猶太人的小圈子，蘇格蘭人的小圈子，基督教徒的小圈子。。。在每個小圈子裡，通常都是某人是某某人的老家街坊，或同一所小學的同學，或是追溯到幾代人以前的什麼現在都已講不清楚的關係。在每個小圈子裡，人們互相分享祕密，警告可能出現的危險，提醒即將到來的機會，敗壞共同對手的名聲，在訂婚的時候送花，在苦難的時候獻眼淚，直到落葬的時候送棺材去公墓。而他，裡德，不屬於任何一個小圈子，單打獨斗，從律師改行經商，成為麗如銀行的主持期貨交易的董事，動則幾十萬英鎊的交易，數目之大可以把所有其他的買賣，諸如地產，航運，絲茶，鴉片。。。通通拋在后面，靠得就是不罷不休的意志，靈活運用的臉厚，有問必答的小聰明，和無所不在的運氣。這個山多士的下落問題，出現得就像劇場裡的觀眾突然要回答舞台上的演員問

話那麼怪異和意外。和受到通緝的捲款逃亡者來往，其嚴重性，遠遠超過被期貨投資失敗而腦羞成怒的投資者控告，是不能靠意志，臉厚，小聰明或運氣打發過去的。難道自己這次就像太平洋裡的一艘小船碰到巨浪，要被打下海去喂魚了嗎？

在一番內心的痙攣后，律師出身的裡德終於找到了一個重新站起來的支點。他反問高易：

"喬治，作為律師，你不覺得你這樣做，是在濫用我，一個顧客，對你的信任？你是幫我的律師？還是審我的法官？"

裡德使用的是辯護律師的慣用手法，把辯論引離主題，然后在枝節問題上大肆發揮，轉移對方的注意力，從而掩蓋自己顯而易見的虛弱立場。

"我是閣下的委托律師，和閣下有合同關係，在我和閣下的合同關係沒有解除之前，我不可能濫用閣下的信任。至於我能不能和閣下繼續合同關係，那就要看閣下對我剛才的問題，答案是‘是’還是‘不是’？"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是’的話，我會繼續和閣下的合同關係，盡一切力量幫助閣下從期貨投資案裡脫身。‘不是’的話，我將不得不中止和閣下的合同關係，此後的行動將與閣下無關？"

"我看不出來，如果我說‘是’，我能免於一場比期貨投資案更糟的訴訟。喬治，你倒底為什麼要把兩件案子扯在一起？"

"因為，我既是閣下委托的律師，有合同義務要幫助閣下解脫咖啡期貨投資者對您的訴訟；我也是亨利顛地先生委托的律師，有合同義務要幫助他找到山多士先生，解決他們之間的財務糾紛。現在是，三個人，閣下，顛地先生，山多士先生；兩件案子，寶順洋行舉報的捲款案，閣下的咖啡期貨誤導投資案；和一個回答，‘是’還是‘不是’都栓在一起。這樣講，清楚了嗎？"

"那麼，在我回答‘是’還是‘不是’之前，你必須先回答我一個問題：我會被控告

和通緝犯來往嗎？‘會’還是‘不會’？”

“如果閣下的答案是‘是’，我的答案就是‘不會’。如果閣下的答案是‘不是’，我的答案就是‘會’。”

“我要求你說得更清楚一點。”

“如果閣下的答案是‘是’，我會通過閣下的幫助，在最短時間裡找到山多士先生，然後安排他和顛地先生協商，達成他們之間的庭外和解，從而撤銷對山多士先生的通緝，這樣一來，閣下就不會被控告和通緝犯來往。同時，還可以讓山多士先生堂堂正正地出場，替閣下做証，對付那些期貨投資者的訴訟。

“如果閣下的答案是‘不是’，我會立刻中止與閣下的合同關係，退出閣下要我幫助的期貨投資案。然後，嚴格地講，就是今天下午，我會向上海英國領事法庭要求緊急行動，根據我剛才列舉的線索，和顛地先生提供山多士先生的相貌，照會英國駐科隆坡的領事法庭，搜捕山多士先生。山多士先生現在或許已經改名，但是憑著他是三年七個月前開始投入錫蘭的咖啡種植業，他的生意一年做的比一年大，他是原汁原味的葡萄牙人，這幾條就足夠縮小範圍，找到他了。到那個時候，閣下要在期貨投資案的審案時，再拿出那些預測氣候的信件，就會被控和通緝犯來往。當然，如果今天下午我需要去英國領事法庭的話，我絕不會提到閣下的名字。對機密消息的來源保密，是我們當律師的特權。我想我已經把一切說清楚了，我正在等待閣下‘是’還是‘不是’的回答。”

高易的一番話讓裡德聽得毛骨悚然。他覺得自己好像站在懸崖邊上，再退一步，就要粉身碎骨。但是，在江湖多年打拼的他還是不想這麼快跪下認輸。他努力保持鎮靜，竭力在一團漆黑的處境裡搜索光明。在一段難挨的寂靜後，裡德找到了一個選項。

“如果我的回答是‘不是’。您們不通過我，自己去找到山多士，不是同樣可以和他達成庭外和解，撤銷對他的通緝令，然後我再請山多士出庭幫我做証，我仍舊不會被控和通緝犯來往的，對嗎？”

"錯了。如果閣下不幫助我們找到山多士，我們隻能依靠英國領事法庭以通緝的名義逮捕山多士，然后在監獄裡達成顛地家和山多士先生的庭外和解，使山多士先生免於上法庭受審被判刑的下場。到那個時候，他的通緝犯的身份已經轉變為在押嫌疑犯，所以不再存在撤銷通緝令的機會。這麼一來，閣下和山多士在過去幾年的來往就坐實了是和通緝犯來往。"

裡德口瞪目呆地聽完高易的話，感覺上好像看到棺材的蓋子被釘上最后一顆釘子，而躺在棺材裡的，就是自己本人。他發現自己的手在不可控制地微微顫抖，便把手藏到屁股下坐住。

"是的，和我通訊的這位咖啡種植主就是山多士先生，我跟他。。"

"停下，"高易擺手阻止裡德，"請閣下寫出山多士先生現在在錫蘭的地址和可靠的聯絡方法。我不想知道更多的事情，懂嗎？"

"懂。"

"請寫。"高易從會議桌中央的紙片堆裡抽出一張白紙，然后連同插滿鵝毛筆的筆架，一起移到裡德面前。

"這樣可以了嗎？"裡德寫完后，將紙遞給高易。

"這樣挺好，謝謝閣下。"高易看完紙片，放入口袋。

"那麼關於我自己的案子呢？"

"今天下午，我會去領事法庭，要求將閣下的案子開庭日子推遲90天，理由是需要時間去錫蘭搜集預測氣候的資料。然后，我要去見亨利顛地和約翰顛地，商討尋找山多士的行動計劃，我有把握說服顛地家族願意和山多士先生達成庭外和解。一切順利的話，一周之后我會動身去錫蘭找山多士先生。最后，我會帶山多士先生或他的証詞回上海為閣下出庭，對付告您的那些咖啡期貨投資者。"

"你有多少把握，山多士跟顛地家會達成庭外和解？"

"至少8成把握。根據閣下給我看過的那些信，山多士先生如今已經是十幾萬英鎊身價的大富翁。單憑這點，精明的顛地家就會覺得跟山多士達成庭外和解，經濟上最劃得來。從山多士的立場來看，庭外和解，總比上法庭受審判刑要強。既然如此，庭外和解對雙方都有利，還有什麼理由拒絕和解呢？"

"那麼，他們和解后，有多少把握山多士肯為我的官司作証？"

"不低於8成。首先，在庭外和解的案件裡閣下的名字我始終保密，所以山多士不會懷疑，怨恨閣下。其次，誰願意丑聞纏身躲躲閃閃地過日子，猶其是像山多士先生那樣有了錢，又和前寶順洋行達成庭外和解之后呢？為閣下的咖啡期貨投資案出面作証，是山多士先生重返西人社會的好機會，從此以后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在陽光下過日子。他會錯過這個機會嗎？請相信我，把你們兩家的案子栓在一起，結局對閣下，顛地家，山多士都是最好的。"

高易的話像輸血一樣，給裡德失去人氣的臉拾回血色。裡德的血液恢復正常循環，那種剛才一掃而光的大銀行董事派頭，就像換襪子那麼快地回來了。

"這麼說起來，您逼我講出山多士的下落，我還要感謝您嘍？"

"不是逼，是開導。應該感謝的是您自己幫了自己。"

"您要先去香港會見約翰顛地先生嗎？"

"不用。約翰顛地先生和亨利顛地先生現在都在上海。閣下還有什麼問題？"

裡德搖搖頭，站起來，挾起衣帽，"三個月后再見。"他沒有跟高易握手，派頭十足地離開了會議室。

已宣告破產的寶順洋行大班亨利顛地的堂兄約翰顛地，這位顛地家族在遠東的老大，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上海香港匯豐銀行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是應寶順洋行前總辦徐潤的邀請，從香港到上海來談一筆有興趣的買賣。接到高易的緊急通知后，亨利和約翰顛地在第一時間出現在律師事務所。

這是高易第一次見到約翰顛地。他身材魁梧，胸肌發達，五十出頭，刷子般的短胡子像鬆鼠尾巴豎在嘴唇上，金絲邊眼鏡后的目光銳利，像老鷹鎖定獵物。他和比他年輕得多的堂弟亨利都穿著倫敦最老牌的亨茨曼裁縫店裁制的西裝，但是款式不同，看上去沒有重復感。

亨利顛地正規正矩地把約翰顛地介紹給高易，在此同時，約翰顛地快速地瞄了一周挂在牆上的各種鏡框，把高易的資歷，能力，成就的證明盡收眼底。

"大律師，緊急找我們來，有什麼事情？"亨利等三人都坐下后開門見山地問。他的臉上挂著常駐的酒窩和笑容。

"我找到山多士的下落了。"

"誰？那個捲款潛逃的山多士？"

"對，寶順洋行的前襄理山多士。"

"太好了!"亨利高興得舉起雙臂，"我要把這個雜種鎖進監獄，扔到澳大利亞去終生流放!"

接著，亨利顛地爆發出一連串的咀咒，把當年寶順洋行因為投資棉花期貨失敗，財務處在風雨飄渺之際，山多士往傷口上洒鹽，瞞過顛地，將地產偷偷抵押給麗如銀行，然后拿著抵押到的80000兩銀子捲款潛逃，直接導致寶順洋行破產，以及亨利顛地為此被迫辭去工部局董事會總董的職務等一系列恥辱和不可逆轉的嚴重后果統統痛訴了一遍。

"現在這個山多士在什麼地方？"約翰顛地等堂弟亨利發泄完后問。

"錫蘭。還認識這隻手提箱嗎，大班？"高易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麂皮手提箱，越過會議桌，交給亨利顛地。

亨利顛地打開手提箱，裡裡外外迅速打量了一番。"不錯，是這個雜種的手提箱！51號，是這個雜種的職員號碼!"

"不久以前，有人在錫蘭首府科隆坡的地攤上發現這隻手提箱。此外，我還有山多士

現在的地址和聯絡方法。“高易取出裡德寫下的紙片，交給亨利。

“情報足夠了，”亨利將紙片傳給約翰，然後轉向高易，“我們什麼時候去領事法庭要求發傳票捕人？”

“暫時最好不要驚動領事法庭。”

“為什麼？”

“據說山多士在錫蘭種植咖啡，發了大財，我們或許有更好的辦法搞定這件事情。”

“大律師，是誰告訴你山多士在錫蘭發了大財？我們能見一見這個告密者嗎？”

“很抱歉，我必須對消息來源保密，請兩位尊重我作為律師的這個特權。在不透露這位提供消息的人名的前提下，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兩位，有很硬的證據表明山多士在三年零七個月前已經到達錫蘭，這個時間剛好跟他拿了寶順的80000兩銀子在上海失蹤的日期吻合。到了錫蘭後，山多士投身於當地的咖啡種植業，事業非常順利，現在已經是當地的一個大富翁。”

“這個雜種太可惡，拿寶順的錢當本錢，發大財！”亨利拳擊桌面，“越是發財，我越要這個小子下監獄，讓他也嘗嘗破產的滋味！”

“這樣的話，對貴家族未必最有利。”高易平靜地指出。

“大律師，能不能把你的意思講的更清楚一點？”約翰亨利聽出高易話裡有話，用手勢阻止堂弟的進一步咀咒。

“我建議貴家族和山多士達成庭外和解。。。 ”

“讓這個雜種逍遙法外？沒門！”亨利憤怒地打斷高易。

“亨利，我建議你聽完大律師的話，再發表你的高見。大律師，請講下去，為什麼你建議達成庭外和解？”

“打個比方，有一個小偷上禮拜到我家裡偷了10塊銀元，我向巡捕房報警，一個禮拜以後的今天，這個小偷被抓住了，從他口袋裡搜出1000塊銀元，其中990塊銀元是小偷用

偷我家的10塊銀元當本錢去賭場贏來的。請問，抓到小偷后，巡捕房讓我去領錢，我能領到多少錢？”

"10塊錢。“亨利回答。

"剩下990塊錢呢？”

"巡捕房充公。“約翰說著咧開嘴笑道：“大律師，我很喜歡你這個比方。通俗易懂，一下子讓我們信服為什麼我們和山多士達成庭外和解比抓他下獄更有利。亨利，你聽懂這個比方嗎？”

亨利點點頭，嘴裡吐出一口粗氣。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如果我們通過領事法庭逮捕山多士，貴家族能領到80000兩銀子。如果我們不驚動領事法庭，自己找到山多士，請他在同貴家族達成庭外和解與上法庭受審判遭流放之間作選擇，他會選擇傾家蕩產去流放嗎？當然不會。根據山多士現在的身價，要他拿出幾個80000兩銀子，都不會有問題。”

"大律師，你有什麼金錢賠償的公式可以給我們當庭外和解的參考嗎？”

"有兩種公式可供參考：第一種是因為當年缺少了這80000兩銀子，導致寶順洋行破產，所以庭外和解的金錢賠償要足夠讓寶順洋行能重新開業；第二種是因為當年缺少了這80000兩銀子，使寶順洋行放棄多少生意，4年加在一起，一共少攢多少錢，作為庭外和解的賠償金額。這兩種公式都隻是參考，最后得到的金錢賠償，需要貴家族和山多士反復協商。”

"大律師，我們對第一種公式比較有興趣。庭外和解的金錢賠償要足夠讓寶順重新開業。“

"那麼，兩位對恢復寶順開業已經有頭緒，隻差金錢了？”

"是的。事情非常巧，這次我來上海，和寶順洋行原來的元老員工談一筆很大的生意。這筆生意如果做成的話，寶順大有希望復業。在我們見到你大律師前，我們正在到處尋找

做成這筆買賣的資金。現在看來，和山多士達成庭外和解，資金就有著落了。說到這裡，我想趁這個機會請大律師評估一下這筆生意的可行性，可以嗎？”

"我洗耳恭聽著。"

約翰顛地想請喬治高易評估的生意是寶順洋行前總買辦徐潤，特地請約翰從香港到上海來商談的。

出生在廣東香山縣的徐潤，15歲時，也就是1853年，投奔已經在上海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叔父到寶順洋行來當學徒。他是一個十分勤奮好學的人，在所有的學徒工裡，他每天比別人早起半小時，晚睡半小時，所以深得洋行上至大班，下至師弟的看重。19歲時他升任幫賬，24歲時升任主賬，26歲時升任副買辦，28歲時升任總買辦。三年前，寶順洋行宣告破產，徐潤繼續留在寶順幫助清理資產。後來，他自掏腰包，以優惠價錢買下寶順庫存的茶葉，自立門戶，開設“寶源茶棧”。當時，中國的茶葉有三分之二從上海出口，而徐潤通過在寶順工作時積累的渠道和經驗，將“寶源茶棧”發展成上海最大的茶葉出口行之一。可想而知，作為一個講情義的人，在徐潤心裡，對寶順洋行的飲水思源之情，有多深多重。

兩天前，徐潤去禮查飯店的套房拜會約翰顛地和老東家亨利顛地。

套房客廳裡的壁爐燒得很旺，閃爍的光芒照著雕畫天花板，鋪柚木護壁板的牆壁，銀底座水晶吊燈，精細的波斯地毯，仿古桃花心木家具，和臨摹意大利佛羅倫斯畫派的篷托爾莫的《戟兵》油畫。所有這些豪華裝飾，對習慣用黃金包家具的腳，用小鑽石點綴壁毯的寶順洋行的顛地東家和前總買辦來說，都沒有什麼起眼。

"大班日安，"徐潤用帶嶺南口音的英語向顛地們問候。徐潤在寶順當學徒前，在蘇州書院念過三個月書，所有其他學問，都是在寶順自學的，總結起來，他總共學到三樣東西：英語，算賬和准時。他把狐皮長袍留在樓下衣帽間，身著寶藍緞長衫，黑呢中式馬甲，皮底黑布靴，不看他帶在身邊的西洋銅扣公文包，人們會以為他是內地當舖裡的賬房先生。

雖然剛滿32歲，他的眼角已顯出紋溜，鼻子上永遠有一團笑紋，在白皙的園臉和彎彎的細眉下，顯得特別和氣。

"徐買辦，最近生意怎樣？"亨利顛地用老東家的口氣問。

"茶葉出口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旺。三個月后，新茶上市，恐怕會忙死。"

"找我們來是談出口茶葉？"約翰顛地問。

"不，我想做點房地產生意。"

顛地堂兄弟相互詫異地望了一眼。"上海的地價沒有回漲，徐買辦為什麼現在想投資地產？"約翰目光像鷹一般盯著徐潤。

"有一塊地皮，具有隱藏價值，最近上市出售。我想買下來，請問兩位大班有沒有興致向我融資？"

"隱藏價值？能不能說得詳細一點？"

"這塊地皮靠近旗昌洋行的十六鋪碼頭，按照去年上海道台衙門把漲灘判給天主教三德堂的前例，如果再次發生漲灘，十六鋪碼頭和這塊靠近的地皮，都有權得到一部分漲灘。這就是隱藏價值。我已經找人去看過，確定有新的漲灘正在出現。"

"既然有這麼好的隱藏價值，現在的主人為什麼要出售？"

"不清楚。或許現在的主人缺錢。"

"現在的主人是誰？"

"麗如銀行。"

"徐買辦，我想起來了，"亨利顛地右手打了個響指，"你說的那塊土地是不是在地價最低的時候，讓山多士抵押給麗如銀行的？"

"是的，東家的記性真好，現在抵押期已過，這塊地屬於麗如銀行。聽說旗昌洋行的金能亨大班對這塊土地也很有興趣。現在，我想請兩位大班融資，幫我買下這塊土地。"

"怎樣融資？"

"我以庫存的茶葉作抵押，向兩位大班借120000兩銀子，年息五厘，一年后歸還。"

"當年山多士五塊土地一共抵押80000兩銀子，為什麼現在要120000兩銀子？"

"這塊地皮不止單是山多士抵押掉的那塊，還有周圍相鄰的，我要一起買下，所以總數是120000兩。"

"這120000兩銀子，一半算融資，一半算投資，這是我的立場。"約翰顛地語氣堅定地說。

"恐怕現在來不及了。為了搶在金能亨大班前頭，我已經和麗如銀行草簽以我的戶名購下這塊土地，麗如銀行給我一個月時間融資。如果改成大班和我共有戶名，原來的交易就要作廢，金能亨大班說不定會趁機插進來，搶走這筆交易。"

"到別家銀行去融資，年息至少8厘。要是我們沒有榮幸和徐買辦分享生意上的成功，那麼對徐買辦的融資要求，我現在不能做出決定，徐買辦不會生氣吧？"約翰顛地笑呵呵地問。

徐潤的眼珠轉了一下，非常有禮貌地回答："與大班分享生意的成功，是我的榮幸。我徐潤有今天，根基是在寶順洋行打下的。請問大班有興趣和鄙人合作茶葉生意嗎？"

"怎樣合作？"亨利顛地大感興趣地問。

"我每年優惠賣給大班十萬磅茶葉，以今年價格的九五折為底，每年加價不超過7%，為期10年，怎麼樣？"

"不，每年加價不得超過3%。"

"3%太少，4%怎麼樣？"

"可以。"約翰伸出手去，想和徐潤握手成交。但是徐潤卻沒有伸出手回應。"我要再加一條，請大班增加融資到200000兩，仍舊以茶葉做抵押，為期一年，年息五厘。因為我打算既投資地產，又擴大茶葉進貨。"

約翰和亨利交頭耳語，然後回答："兩天後我們給你答復。"

"那麼，大律師，你看我們到底能做這筆交易嗎？"約翰顛地講完和徐潤的融資談判后問高易。

"我不清楚茶葉的行情。200000兩銀子這個數目我估計是可以從山多士那裡得到的。但是從上海到科隆坡，路上來回再加上和山多士談判庭外和解，至少需要三個月。徐買辦和麗如銀行的草簽合同隻給一個月時間融資。我擔心您們會來不及用山多士的賠款給徐買辦融資。"高易邊算邊說。

"我們先向匯豐銀行借200000兩銀子的短期債務幫助徐買辦，這筆債的利息要山多士負擔。還有其他擔心嗎？"

"融資以茶葉為抵押。一年后，新茶成了舊茶，這個折舊兩位跟徐買辦算過嗎？"

"大律師，盡管你不做茶葉生意，你提到茶葉的折舊，我很驚訝。這個折舊我們會跟徐買辦算的。"

"大班是用香港的顛地洋行名義，還是在上海另開一家新的洋行，和徐買辦做十年茶葉生意？"

"都不是。這筆茶葉生意，足夠讓債務團同意寶順洋行重新開業。我的亨利老弟又要開工了。"

"真好比王者歸來。"

"老實說，做成這筆交易最興奮的不是寶順洋行復業。最興奮的是知道麗如銀行正在出售頂級資產！站在匯豐銀行的立場，還有比這個更棒的事情嗎？"